

四明叢書

張宗祥



郭象云傷器存而道廢得有聲而無時江熙云利璧
與瓦礫齊貫卞子所以惆悵虞韶與鄭衛比響仲尼
所以永歎皇氏申注云齊是無道之君而濫奏聖王
之樂器存人乖所以可傷慨也文選嘯賦注引王肅
曰不圖韶之至於此此齊也然經文曰爲樂至於斯
王注又訓爲作則以作樂至於齊何以明其爲韶
耶釋文引或本以爲爲嬌則又因王注而穿鑿不通
矣

再有曰夫子爲衛君乎

注鄭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

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衛石
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否乎

釋文爲于僞反下同

正義曰春秋定公十四年經書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
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旣定爾婁豬盍歸吾艾
豸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
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
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
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哀公二年夏四月經書衛侯

元卒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左傳初衛侯
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
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
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
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
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
趙鞅納衛太子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
使太子綽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
居之三年春經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

傳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范甯注引鄭君曰蒯聵欲殺母

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蒙案蒯聵本衛世子也，經兩書世子責其子而不子也。江熙援鄭世子忽復歸於鄭，稱世子明其正，而以經書衛太子蒯聵得反國，劉原父謂蒯聵無殺母之事，左氏所言由南子之黨成其獄，故經書太子此皆不信三傳之過也。孟子言孔子於衛，靈公爲際可之仕，於衛孝公爲公養之仕，或謂孝公者出公也。皇疏哀公二年，孔子在衛至十一年反魯時爲輒所

賓接後蒯瞶還奪輒國父子相圍時人多疑孔子應
助輒拒父故江熙曰夫子在衛受輒賓主悠悠者或
疑爲之故問也抑知蒯瞶無可爭之理在輒有當讓
之誠而無如輒庸主也不知讓亦不能爭爲衛君是
助其爭也是助其父子相爭也可乎哉

鄭注云云疏曰云爲猶助者詩鳧鷖福祿來爲箋猶
助也禮祭統不求其爲注謂福祐爲己之報意亦猶
助也考文足利本以此注作孔曰

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

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注孔曰伯夷叔齊讓國遠去終於餓

死故問怨乎以讓為仁豈有怨乎

出曰夫子不為也

注鄭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

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

釋文吾將問之一本無將字皇本高麗本作子曰古之賢人也又何怨下有乎字左哀三年疏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史記伯夷傳索隱引皆有乎字阮籍詠懷詩注引無賢人下也字

正義曰朱注諾應辭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

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

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

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

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
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
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
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
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旣而各得其志焉則
視棄其國猶敝蹤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
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叔子曰伯夷
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
知其不與輒也朱子或問云子貢意二子雖賢而其

所爲或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激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爲甚得罪故問怨乎以審其趣黃先生曰怨憾也輒不可拒出亡之父而據其位贖亦不得欺已死之父而取其位故輒雖讓國而國終非贖所得或者由是而貽後憾猶之讓齊而齊不立讓夷而夷不立或者夷齊自憾其無益故窮論之以定其案也夷齊以讓爲仁者陳安卿謂伯夷不得先君之命而內無所承烏得嗣守宗廟而有國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其父舍嫡立少是一時溺愛之私何可

以聞於天子而有國陳說是也顧舍夷立齊亂命也
伯夷尊父命不以爲亂命也如叔齊成父亂命陵兄
之賢安知九原下無悔心乎惟夷齊各遂其尊愛之
心而無後日失國之憾大倫爲重得民社爲輕此所
謂求仁得仁也而輒罪以定矣程朱兼言諫伐紂事
以君臣之倫爲重而救民爲輕義亦相通也蒙案又
何怨與怨是用希二怨字皆本采薇之歌故公羊疏
以怨爲怨周王怨者留憾於心也歌云以暴易暴不
知其非是指伐紂事也以兄弟比父子似不若以君

臣比父子較爲親切彼以兄弟而相讓此以父子而相爭此事之無可問者也倘因後日之失國而悔兄弟相讓之無益豈以後日之失國而謂父子相奪之無妨此又例之無可比者也夫人莫不親其母而贖於母之有過不出於諫而忍於殺人莫不親其父而贖於父之旣死不哀其喪而奉其仇人莫不親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而贖於子之得位不安於享而志於奪是蒯贖之不仁以比殷紂之無道有過之而無不及也是時晉霸旣衰君臣失德陵虐諸侯衛靈受

援手之欺懷切齒之恨遂結聯二國以相抗甘受五
伐而不辭趙鞅遷衛貢實晉陽以絕往來衛亦合齊
魯援朝歌與爲犄角則是晉衛相讎幾乎勢不兩立
而蒯聵乃背父而奔依之旣而靈公死鞅遂借納聵
之名爲伐喪之計將以蹂躪其社稷而殘害其人民
圍戚之師爲拒晉而非爲拒聵晉師退而蒯聵仍留
故春秋不以爲輒罪而公羊以齊國夏爲伯討以石
曼姑爲受命蓋先君之志實宗社之謀也周室尙文
文家尊尊無嫡子者立嫡孫以王父命辭父命當時

立輒眾口一詞初無異議雖君夫人之所命實三揖
之同謀衛國臣民既奉爲主聖門高弟亦仕於朝故
一再書之曰衛君衛輒之得國猶武王之得天下皆
以爲從權而得正者也然而得國則可而父子相爭
則不順得天下則可而君臣相伐則不安夷齊扣馬
一諫照耀千秋本天地之常經立君臣之大義要亦
自行其志自盡其心迨天命有歸人心已定天下享
太平之福轉銘誅伐之功咸以殷紂爲獨夫無以武
王爲口實或反悔從前之固執自傷餓死之無謂是

則夷齊之所爲或出於賢智過中之行不能無感激
不平之心以彼例此則夫子之從權助輒事或可爲
也豈知夷齊求仁得仁怨於何有不念舊惡怨是用
希旣無留憾於人更無留憾於己蓋君臣父子之分
無逃於天地之間君雖無道臣不可以違君父雖不
仁子不可以背父爲人臣子者可諫則諫不可諫則
號泣隨之惟有聽之於天安之於命雖棄天下如敝
蹤視富貴如浮雲也而況乎夷齊以兄弟而相讓衛
乃以父子而相爭爭之必至於終凶助之適以貽後

悔觀夷齊之不悔諫伐則夫子之不肯助爭斷可識
矣然則夫子之意將若何曰必先正其名正名之法
黃先生處置衛事最合權宜蓋人情出於爭則氣相
競出於讓則心必平聖人之道和易近人所謂甚是
而實不難也衛輒本無能之庸主由柴亦奉職之具
臣惜乎不克言聽計從而使夫子一正之也助之其
何益哉爭之其何忍哉

鄭注云云疏曰鄭君以夷齊爲賢且仁者蓋總前後
兩答而言公羊何注引古之賢人也徐彥疏言古之

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徐氏蓋誤會鄭注而云然而惠定宇遂謂古本有作賢仁者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注孔曰疏食菜

食也肱臂也孔

子以此爲樂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注鄭曰富貴而不以

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

釋文飯符晚反疏本或作蔬所居反食如字謂菜食也一音嗣飯也肱國弘反枕之鳩反樂音洛皇本疏作蔬御覽引同後漢書劉般傳注引無且貴二字

正義曰朱注飯食之也疏食粗飯也聖人之心渾然